

金銀花 (五)

畢樹棠創作

縣官喝住王順，接着問道：「這是誰家的墳墓？」左右回說是牌坊下董宅的。縣官聽說，心裡一動，遂吩咐傳董宅的家主來。左右回道：「昨兒老爺傳過了，他家裡此時只有一個小娘子。這座墳便是他新近死去的丈夫。」縣官一聽，心裡疑惑起來，一時沒作理會處。

希臘古代流行之面具



沈吟，了半響，吩咐道：「給我掘墳！」左右本是預備好的，才要動手，忽然在人叢裏奔出一個

人來，到墳前把眾人一擋，便叫起屈來。眾人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昨日在堂上見的那個美貌女子。一時大家都噤住了。只見那女子淚如雨下，高聲喊道：「你們是些甚麼人！竟敢來掘我家的墳？任你是朝廷老子，墳却是我家的，看你掘的成？」縣官沒法，吩咐人把那女子帶到面前道：「如今有一樁疑案，事關迷信，若不掘墳，難以明白。本縣自有道理，決不委屈你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這是從那裡說起，你們依着官勢欺壓百姓。我丈夫死了，還沒滿七，就翻屍倒骨，我還活着做甚麼？索性和你拚了這條命！」說着大哭大鬧，往縣官身上直撞。縣官眉頭一皺，喝道：「給我拿下

！左右聽得一聲，便一羣狼虎似的把那女子拖到一旁，任他哭鬧；一面就掘起墳來。觀衆都集上前來，把一座墳圍團圍住。槍兵彈壓不住，也擠在人叢裡瞧熱鬧。不多時黃土播開，露出磚墳來，打開磚墳，便是墓穴。棺頂上蓋着一幅紅色錦旗，上有白字寫道：



希臘古代流行之演員整裝

清授儒林郎董禮賢行二之喪柩。在那紅旌的四隻角上都端端正正壓着四塊銀圓，每個銀圓底下又壓着一張紙票。觀衆一齊叫起奇怪來。縣官命人揭去紅旌，把棺打開。那知不打也能，打開了更是奇怪。一個屍首直挺挺的睡在棺裡，却又有一塊銀元端端正正的壓在死屍的兩隻眼睛上，猛然一看，真個圓目直瞪，白光閃爍的一個惡鬼。觀衆一齊退後，叫怕起來。縣官此時心裡已慌做一團，外面却故作鎮靜，吩咐衆人



中國現在流行之演員整裝

退後，自己親自上前，伸手從死屍面上去取下那兩塊銀元。不想那兩個東西，就和長在上面似的，怎麼也取不下來。縣官急了一身冷汗，無可奈何，乃高聲道：「青天在上，你若有些冤枉，自管顯示出來，我自給你作主。」說完了，又伸手去取那銀元，說也奇怪，這次却一點手便拿起來。隨着又拖出兩根鐵針，有三寸多長。接着從那死屍眼睛裡血往外直流，衆人一看，都掩着兩眼叫苦，縣官心裏也有些明白，遂吩咐左右把棺掩好，派人看守墳墓，一面押着那婦人和王順打道回衙。再說王順和那女子被人馬押着進城，路上觀者塞途，衆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都說是奸夫奸婦，罵不絕口。還有那石子泥塊不住的向他二人打來。到了縣衙，縣官苦刑拷打。女子死不肯招，淚人一般的滿口子的叫屈，說丈夫是害癆病死的鄰舍



中國現在流行之演員整裝

上列四圖說明，原文見本期北晨評論，熊佛西所著之「中國舊劇舞台裝飾及熊氏新法」一文，請參閱。

問誰不知道，今日鬧出這冤屈，自己的貞節也算辱沒盡了，還有甚麼活頭，只求早早跟了丈夫去，哭鬧着幾次尋死。王順更是沒口子的叫屈道：「我若是和這董家娘子有甚來往，這樁事我自有遮避。那有膽子來告狀？就算丟了錢財，也是保命要緊，那有作下奸情還自己倒開出來的理，就這一樁便是個鐵證了。」縣官倒沒了主意，只得將他二人收監，慢慢再作道理。但是這一件風流疑案，傳遍了西豐縣，人人都說這縣官是個屎桶，成天價破除迷信，咒神毀廟，倒像煞有介事。如今案子鬧到頭上，反沒了主意。這官做得也太無味了。風聲傳到縣官耳裏，也自覺顏面。不久便藉着一樁小事辭官去了。於是一場驚動一時的奇案便這樣冷下，不久也就沒人理會了。正是：

玉玲阮之“戀與義務”片新華聯



各掃自家門前雪，那管他人瓦上霜。人情世態，自古如此。再說王順的娘子當日在家等丈夫不回，心裏焦燥，次日風聲傳來，知道丈夫犯下奸案，被押在監裏。哭了一天，沒作理會處。又過了幾天，家裏吃穿無依，便領了孩子沿街討飯，鄰舍見了，都好不可憐，正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想來也是命裏注定，還說他怎的。一轉眼秋風過去，便是寒冬，有一天正是大雪，家家閉戶，個個圍爐，王順妻子討了一天飯，走了三五個村莊，還沒得母子一飽，委實也走累了。便坐在村邊一座土地廟旁，望着雪天流淚。孩子又冷又餓，不住

聲的哭。一會子天又黑下來，要回家去，滿野深雪，道上沒一些人跡，眼看是走不得了，便解開懷，將破棉襖把孩子貼身抱住，自己熱腸餓肚，實在難挨。想道我這苦命的人，老天不睜眼，丈夫早晚是死在監裏，自己還活些甚麼，不如挨過這一夜，把孩子送給他爹，自己早些尋個死路，倒也乾淨。王順妻子心裏盤算着，襟前滴滿了淚痕，已結成一